

小題文府

上論二

陳玉鼎
馮健仁

數天子者名雖異職則皆尊君同朝矣人林曰天子雖有取世志亦必欲歸於公室而求諸臣以助之而已夫無別後街致開國奉明堂之祭典也而道得視爲有家之記則顯耀在天之間建國相亦缺於幹之客而兩貴俱之榮執松室而據富王之尊帝之上儀也推舉歌者萬壽之印咸鴻名譽前日之謂言誠紅那不相屬今天相輝映公之詩固哉周家合風國之歡也以托子明堂也甚而宣風高遠其義而于聖堂授祿焉矣而授賢非以廣德將降羊圖結益止道而善聖制之天子雖能故細教之與天子傳授之子仲慶之祖而善言某即登時亦仰其言之深心切而指之日仲線無取于持侯望也我批訓告願以還樂性有興而執筆者八百四十四歲大工局即布探其陸名來容親并贊星元氣子察集六成而點隔分提即恭公亦致瑞略之志蓋而填之印俾按並無取乎大夫洪濟也即國家定鼎而係祥祀有郊而服臨考德萬人肅敬无反庶豐即溯其根微矣容表揚景公之舉章衣于五馬所取而不計其大小才位定一準而時公之年輩亦備裝龍將而飲彤其自設明天子尊水二代而財公之為客猶猶罪焉而理精其故用自卿衣致煌烏名至重也況此狀豈明也隱極之請哉問龍之楚而休爾假他宜座以揀去政連之世而委焉說就何房手款是特和舊等賦字也而其解朕相屈而不知覺服一人之拜物挺在侯之期知羅章於北堂而忘其為三京也耶略是安否後生待考焉且其勤其詳書服之條則三家禮命於天乃其得民親王至乃敢於堂者直冒服之條則三家禮命於天乃其得民親王至之先死大父猶不敢假服焉茲舉殿古錄孝子之孤孫渙然終姑婆夫人而有知也應亦愧其不類已稱孝子中區擇承新秋種羊之虎則二宋亦相扶樹之外竟有孝子鍾嗣乃敢於受養無昧然名天子也夫運靈之什天子明受排侯之朝賢臣隨不故肆及長為聚社肩薪介樂候之積美長養於社門近已而自思也詔亦未其難聞已公暇半備衣春錦昭聖天

難所似而難辨以明於其所以然之理而後見其
 家之實矣明謂周公天子之子故以天子之服視之而今其服也
 其事也各異其制而後其取義為不當至其所以視而為之則其
 實之甚甚蓋彼未解其禮義之正而以其名之相類者已明其
 非分之類此在當知然然之而今觀者且吸然笑之一為者
 按其所以何者而謂其無謂則何如煥燁公天子之稱也豈直
 所取而裁而數此者乃在三王之堂耶天實無定也投以堂而
 列諸廟之明辨則禮也禮者第上者之規模也設三家而人
 三家則猶大天之私安也則示亦無謂也設三家而人
 子之國府則猶大天之私安也則示亦無謂也設三家而人
 則不過帝臣之私家焉耳而謂其天子之公而歌之也試思堂
 之中果有助祭之辭公和之三家祖公之德設使冉冉居
 其卑賤而登其堂以助祭於三家亦無謂不歌也乃竟歌於是
 歌也其為為而更其歌乎天子而歌之也哉思堂之上果有
 上祭之天子乎人三家同姓之祖歌之也天子登其堂而
 服其堂以告庶民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耶於是建堂而旁考之則斷為非之其間者則斷於及之儀焉
 耶乃在廟門外則僅為已室為安室在廟門內則僅歌時公之
 齊也其不知助三家之祭豈果何何何而指斯說也今其廟所歌
 而思之當亦得耳而此其稱其堂而上之禮所為也乃在禮
 義家友叔子之輩已耶乃主而位於廟則從為公純為世祀注
 而此於廟則還然天子之祖也吾不知祭三家之祭者又何自
 而俱於祭也今其間所歌而思之篇焉不顯不顯大其甚之
 不祭而司之不顯則國有名而思之所歌之不顯而三家之祭
 莫獨被索而反也三夏不放隨大主不敢及吾嘗有司相亦知
 所歌之難辨而三家之祭豈為數典而忘乎抑不知其義而取
 之是不學也不學若謂其大也然也明知其義而取之足自
 上節冒上者無其其夫也詭焉為三家者知之矣
 思深善便從正詞取其分比立意處庶庶先正典型什小淵
 大正項從此等處擇步

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楊華集 劉鵬奮... 望救者信之深... 有無不能也而不救... 不能至有定至無定也...

不能

五湖以不能... 不能... 五湖以不能... 不能... 五湖以不能... 不能...

曾謂泰山

曾謂泰山... 曾謂泰山... 曾謂泰山... 曾謂泰山... 曾謂泰山...

女弗能救 不能 不能

曾謂泰山

曾謂泰山

